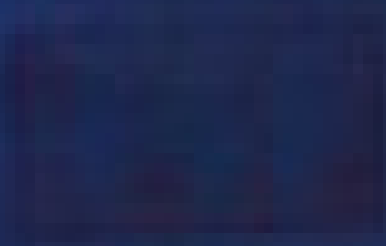


海軍軍官

〔苏联〕克隆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海軍軍官



十 四 四 四 四 四

海 軍 軍 官

(四幕八景話劇)

[苏联] 阿·克隆著

孙維善 姜 丽譯

А. КРОН
ОФИЦЕР ФЛОТА

根据 ПЬЕСЫ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ТОМ 7 («ИСКУССТВО», 1955) 譯出

海軍軍官

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96號

崇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統一書號:18069·464 字數78,000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 $\frac{6}{16}$ 插頁1

1960年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001—2300)張

定價0.41元

剧中人物

海軍人員

戈爾布諾夫·維克托爾·伊萬諾維奇（戈爾布諾夫）

——海軍大尉，潛艇艇長。

屠羅甫柴夫·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屠羅甫柴

夫）——海軍中尉，航海長，副艇長。

日丹諾夫斯基·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日丹諾夫斯

基）——大尉工程師。

卡尤羅夫·瓦西里·尼吉基奇（卡尤羅夫）——海軍中

尉，水魚雷長。

“大夫”——艇上助理軍醫。

屠良科夫——上士，輪機兵。

哈列茨基——軍士長。

索洛甫佐夫——上等兵，舵手。

格蘭尼查——紅海軍士兵。

葛拉澤喬夫——紅海軍士兵。

朱拉亞——紅海軍士兵。

康德拉季耶夫·鮑里斯·彼得羅維奇（康德拉季耶夫）

——海軍少校，潛艇大隊隊長。

別洛布羅夫——海軍少將。

維列琴尼科夫——海軍上尉。

謝良寧——三級軍事工程師。

索科洛夫——謝良寧的通信兵。

特魯新——康德拉季耶夫的傳令兵。

列寧格勒的公民們

伊萬·康斯坦丁諾維奇——畫家。

卡杰琳娜·伊萬諾芙娜（卡佳）——他的女兒。

巴維爾·安庫金諾維奇——造船師。

尤麗雅·安東諾芙娜（尤麗雅）——寡婦（已故水兵的
妻子）。

尼古拉·艾拉斯托維奇（尼古拉）

塔瑪拉——他的妻子。

瑪麗莎

不知姓名的女人

女守衛

汽車司機

潛艇上的紅海軍士兵和河岸街上某一幢房子裡的居民。

劇情發生在1941—1942年的列寧格勒和波羅的
海上。

第一幕

第一景

河岸街上一幢石造房屋的庭院。从拱門洞里可以望見复盖着白雪的大道，护河的圍牆和停泊在河岸街旁的潛艇駕駛室的側影。下面，从駕駛室微啓的艙門中透出一綫黃色的灯光。在灰紫色的、昏暗的天空的背景上，隱約地显现出河对岸城市建筑物的輪廓。淡紅色的彩霞映照在云端。远处响着轟隆隆的炮声。

在結冰的河面上迴蕩着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由于距离远，喇叭里伤風般的嘶啞声减弱了，音乐的响声虽然也变得很低沉，不过还十分清楚。

舞台的前景，是后門的台阶。台阶上面樓梯里的窗戶玻璃被打碎了，从窗台上垂下来一根巨大的冰柱，有如沒有梳，整齐的灰白色的鬚鬚。

在拱門洞里放着一个銅制的小鍋爐。小鍋爐的下面煤炭还在微微地燃燒着。这幢房屋的居民們在小鍋爐旁边排成一行。他們都想靠近火取暖。

在这里有两名水兵：上士屠良科夫庄严、稳重，具有溫和的指揮的風度；另一名是非常年輕的紅海軍战士格兰尼

查，身强力壯，有點孩子似的粗魯。他們在修理水龍頭。

屠良科夫 就這樣吧。按理說現在不應該再漏水了。

（放水）一切正常。格蘭尼查！

格蘭尼查 有。

屠良科夫 把水桶裝滿，趕快送到船上去。

格蘭尼查 是，上士。

屠良科夫 現在，公民們！誰想要開水，就用傢伙來接吧。但是要正常地，遵守秩序，而且，不要把過道給挡住……

格蘭尼查 喂，男公民！您，就是您！拿水桶的那位，站住！難道您是到河邊上打水來了？

屠良科夫 算了，格蘭尼查同志。別說廢話。請原諒，

男公民，您沒有小一點的桶嗎？

聲音 真不像話！

——不給他！

——這是個出名的傢伙，您跟他還有什麼可說的哪？

——良心上怎麼能過得去！……

尼古拉（不久前還很注意修飾的、清癯的面孔，山羊般的嗓音）

是的，我的良心過得去。您想想吧，我的良心就能過得去。您，這位女公民，健康得像一頭公牛，您可以到冰窟窿里去打水，可是我……可是我的體力辦不到。我患有嚴重的精神憂郁症。

聲音 一提到工作，他就有病！

——还是个知識份子哪！

——真不害臊！

尼古拉 不，我一点兒也不害臊。一丁点兒也不。簡直是胡說八道！为什么我應該害臊呢？我的身体得不到足够的营养……我不得不像生物那样为生存而掙扎！紅海軍同志，請允許我这个上了年紀的人……我付給您錢。

格蘭尼查 這兒又不是在開小鋪。（憤怒地）往哪兒鑽？！退回去，憂郁症患者……

屠良科夫 格蘭尼查，說話要有節制！

格蘭尼查 是。

屠良科夫 不要出口傷人。要心平氣和地，正常地，委婉地解釋……

格蘭尼查 是，委婉地……（對尼古拉·艾拉斯托維奇低聲地）走開，不然，我就用開水燙你。

聲音 組長來了。

——她馬上就會叫他罪惡地……
——她馬上就會叫他罪惡地……

尤麗雅 （一個頭髮斑白、外貌嚴肅、帶夾鼻眼鏡的女人。身上掛着防毒面具，臂上帶着組長的袖標）怎么回事兒？當然囉，既然有尼古拉·艾拉斯托維奇在這兒，那就不必問了。您好，親愛的！昨天發警報的時候您為什麼沒有去站崗？可不准說謊。

尼古拉 首先……

尤麗雅 首先應該打招呼。不久以前您還搶着吻過我的

手。您变得可真快呀！您瞧瞧你自己。怎么用起女人的头巾和短外衣来了，还长了一脸鸡毛……

尼古拉 尤丽雅·安东諾芙娜！

尤丽雅 叫尤丽雅·安东諾芙娜干吗？你是最坏的胆小鬼。（走过去，又停住）請轉告你的塔瑪拉：邻居們都向我訴苦。說她在半夜三點鐘还放留声机，招来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大吃大喝。她怎么那么高兴？

尼古拉 这不干我的事。我和她已經分居了，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

尤丽雅 請您告訴她安靜点，不然我可要管这件事兒了。

画家 （用小雪撬拉着水桶和茶壶。是一个穿着翻毛皮大衣的很漂亮的老者，高高的个子，笔挺的身材。颈后挂着風帽）您好，尤丽雅·安东諾芙娜。亲爱的妇人，您总是在战斗着啊？

尤丽雅 您好，天才！您怎么决定从高尚的灵魂的王国降临到我們有罪的大地上来了呢？（稍溫和地）啊，您的健康怎么样，宝贝？

画家 正像您看到的那样……非常好。到約尔旦神河去旅行了一趟……而且……非常順利。我几乎一点儿也不感到疲倦。总而言之，我們就說定了吧：我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

尤丽雅 我已經这样說了二十年啦。

画家 現在我自己覺得，我過去的生活簡直是……荒謬

得惊人。为什么不让我去散步呢？天气不好。就算是这样吧。可是天气并不是整年都那样坏呀。也不让我喜欢的人到我那儿去。现在我的生活可跟大家一样啦：常到大街上去，跟大家见面……而且，我现在倒可以工作了！以前每天只允许我画两个小时。多么荒唐呵！那样做工作是不行的。什么像样的东西都搞不出来。

尤丽雅 我也是这么说的，老天爷呀。把一个结实的大汉子供在玻璃罩里。屋子里烧得很热，像在澡塘子里一样，周围尽是一些顺情说好话的医生、食客、经过挑选的、忠实可靠的人……唉呀，伊万·康斯坦丁诺维奇，——有穿堂风呀！唉呀，可不能让伊万·康斯坦丁诺维奇激动呀……呸！我简直无法形容您过去叫我感到有多么討厭。

画家 瞧您的嘴多厉害。請原諒……（眼睛往上看，倾听。）

音乐停止了。远处隐约传来女人的声音，講了几句話：
大概是在宣布音乐会結束和報告下季播藝节目。

尤丽雅 怎么啦？您不舒服嗎？

画家 （微笑）正相反。我很高兴。卡佳今天沒有事兒，要在家里过夜。好極啦。

尤丽雅 您怎么会知道呢？

画家 （狡猾地）噢，这是我的小小的秘密。她什么时候回来，我总会知道的。

尤丽雅 又来了！别兜圈子。我簡直受不了这种莫名其

妙的事兒。

画家 請您別生氣，親愛的婦人。我向您坦白。現在我們家里沒有電話，我就和卡佳定了一個小小的計策。您剛才聽見了，她說：“廣播到此結束”。這就夠了，我就知道：她要回來啦。這兒的整個把戲都在語調上。妙吧？但是請您千万不要給我們泄露出去。他們電台上嚴格的要命——我們會受責備的……（開始着急了。）

屠良科夫 画家同志！

画家 您在叫我嗎？

屠良科夫 （走近）正是這樣。請允許我向您請教。

画家 這是怎麼回事兒？呵——呵！您是想要和我談話嗎？是的，當然可以，請吧……

屠良科夫 （羞怯地）是這樣一個問題：就是說，您的職業是畫家嗎？

画家 完全正確。

屠良科夫 明白了。是這樣，在我們的藝術上發生了這樣的爭論：有些人說，您好像跟那個人是同姓……

画家 對不起，這是怎麼回事？……

屠良科夫 等一下。可我却跟他們說，您就是那個人……那個著名的……就是在俄羅斯博物館里……

画家 在俄羅斯博物館里？是的，那兒有我的作品……有我不少水墨畫和油畫……

屠良科夫 （喜悅地）那麼說，是真的？請允許我……

(取下画家的茶壶，将凉水倒出，然后放在小锅爐的水龙头下) 请您拿走吧。泡点茶喝吧。再請問一下，您在这兒住很久了嗎？

画家 是的，很多年了。大約有四十多年了。

屠良科夫 呵，这样。对不起，还有这样一个問題：为什么您沒有疏散走？

画家 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問題可不是那么容易解释清楚的。当一个人已經習慣于这种色調，四十年来他一直在画这里的日出和日落，他几乎已經离不开这兒的風景了。有时候我感到自己就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就好像是城里的凱旋紀念柱和海軍总司令部的尖頂一样。可笑吧，是嗎？在这个城市遭受苦难的日子里来离开它嗎？我总觉得，要是从我这方面来講……簡直是忘恩負义。您还不很了解我啊？

簡單地說，大概，我是一个道地的彼得堡人。

屠良科夫 什么？啊，是的，是的，是列宁格勒人。

~~这个问题清楚啦，清楚啦。~~

靜場。

鋼琴是您彈的嗎？我們从艦桥上听得很清楚。小伙子們一出来抽烟，就听得很入神。

画家 不。这不是我。是我的女兒。現在她也不彈了。

太冷啦。琴弦都断了。

屠良科夫 請您向我們的艇長請示一下。他要是許可的話，那我就去給您修理。我姓屠良科夫。上士。

画家 唉，这有些不大方便吧。难道你真的会調修鋼琴嗎？

屠良科夫 不知道，沒有試过。

画家 (笑) 那您怎么……

屠良科夫 总会有办法弄明白的。彈鋼琴，这的确必須是演奏家才成，可是鋼琴本身並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是机器罢了！

尤丽雅 安靜点兒！战报。

小鍋爐旁的一排人安靜下来。无綫电發出吱吱的噪音。

屠良科夫 (低声地) 我們的人在南方給他們好受的了……

画家 您說什么？

屠良科夫 我說，我們的人在南方又給德国鬼子好受的了。

画家 呵！是的，是的。好極了。

尼古拉 (高声地) 豈有此理！我坚决抗議。事情是这样，我要拿两份，一份是我自己的，另一份是我老婆的……

声音：安靜点兒，見你的鬼去吧！……

叫他住嘴！

画家 沒听清楚，列宁格勒怎么啦，怎么啦？

尤丽雅 没什么。还是那样。

屠良科夫 挖好战壕了，魔鬼。想用圍困的办法来占領。

有一个扎着头巾的妇女在河岸街上跑来跑去。她跑近
潜艇的舷梯。

妇女（喊叫）水兵們，給点兒面包吧！

葛拉澤乔夫（在舷梯旁）走开吧，女公民。不行。这是
不允許的。

妇女 小水兵，亲爱的！年青人！我的兒子和您的年岁
差不多。也是海軍。您瞧，战地軍邮信箱一千零一
号……唉呀，两眼發黑……

葛拉澤乔夫（稍柔和地）走开吧，老媽媽。我們自己也
紧得要命啊，肚子都餓癆了。

口令：“立正！”戈尔布諾夫从舷梯上走下来。他三
十岁左右，可是，他像許多潛艇人員一样，显得比自己的
年龄要老些。这个人有点兒枯燥乏味，身子总是挺得笔直
的。同他在一起的輪机長日丹諾夫斯基，大約有三十五
岁，高顴骨，一付孤僻的面孔。

戈尔布諾夫 停止談話！（对妇女）您要作什么？

~~妇女 軍人同志，实在是挺不住了。給一小塊面包吧。~~

戈尔布諾夫 請您离开舷梯。（从衣袋里掏出烟斗，走进拱
門。）

妇女（跟着他）指揮員同志！我的好孩子！別生老太婆
的气。我把粮票丢了，也許是被人偷去了……我走
着，好像在云霧里似的，什么也記不起来了。怎
么，难道說我現在只好等死嗎？

戈尔布諾夫 这是真的嗎？

靜場。

拿着。赶快收起来。现在走吧，以后再也别来了……

妇人 他给了！把自己最后的一点儿都给我了。您叫什么名字？請告訴我，我要為您做禱告。我要跪下……

戈爾布諾夫 這又是干什么呀？赶快从这儿走开吧！快点兒！

轉過身去，點着烟斗。

婦女嘮叨着走開。靜場。

老太婆一定會餓垮的。她是挺不過去的。給一塊面包，這算得了什麼。可是，又沒有辦法來幫助她。

干嗎不說話，費多爾·米哈伊洛維奇？

日丹諾夫斯基 又有什么可說的呢？

戈爾布諾夫 （走近小鍋爐，烤手）工作怎麼樣？屠良科夫？

屠良科夫 一切正常。我們把活基祿園整了，今天就可以裝修好。向您祝賀節日，大尉同志。

戈爾布諾夫 謝謝。我也向您祝賀。（微笑）屠良科夫，還記得去年在立巴瓦過的潛艇節嗎？過得好吧，啊？所有的老同志都集合到一起了。在別的艦隊里的人，也都拍來了賀電。可是今天他們會想起來嗎？

屠良科夫 會想起來的，艇長同志。和我們在一起把艦

旗升起来的人——他們会想起来的。这是不能忘記的。

有一个人乘摩托車駛近这幢房屋。

戈尔布諾夫 您还记得嗎……(迅速地)回来，紅海軍同志！

索科洛夫 (將摩托車放在拱門洞里，想从戈尔布諾夫身旁溜过去) 怎么回事兒？

戈尔布諾夫 走近些。难道說在海軍里要向上級敬礼的規定已經取消了嗎？

索科洛夫 我沒有看見您。

戈尔布諾夫 說謊。您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您的皮带哪兒去了？

索科洛夫 您要求得太严了，大尉同志。目前不是那个时候……

戈尔布諾夫 怎么啦？世界末日到了？站好。姓什么？哪一部分的？

索科洛夫 紅海軍上等兵索科洛夫。是从三級軍事工程師謝良宁那兒来的。

戈尔布諾夫 从謝良宁那兒？(皺起眉头，回忆着，但是什麼也沒有想起来，聳了聳肩)是来找我嗎？

索科洛夫 不是，在这个院子里住着一位女公民，叫做塔瑪拉……

戈尔布諾夫 我沒有向您問到她。那就这样吧，您要立刻回去，向您的指揮員报告，就說，海軍大尉戈尔